



一路繁花

我也好想拥有这样一处小院,在院墙外种上花。花开了,让路过的人停下脚步,闻一闻花香,感受草木和光阴的美好。

花是让别人看的

□汪树明

“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。”这是季羨林先生散文精读中一篇文章的题目。

季羨林先生在德国留学时,看到德国人家养花,但家家都把花栽在临街窗户外面,花朵都朝外开,在屋子里只能看到花的脊梁。“走过任何一条街,抬头向上看,家家的窗户外都是花团锦簇,姹紫嫣红,许多窗户连接在一起,汇成了一个花的海洋。”他问房东:“你这样养花是给别人看的吧!”房东回答:“正是这样。”季羨林不禁感叹道:“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。走在街上的时候,自己又看别人的花。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。我觉得这一种境界是耐人寻味的。”

近日,读到作家王太生的《请和我门外的花儿坐一会儿》。文章也记述了类似的情形:“在我们这个小城,不少人家的宅院门旁都长着花儿。”他在文中赞道:“把花种在门外的,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,也是一个随和大气的人,不只种在院里独乐,而是种在门口,与路人分享。”

现实生活中,住有小院的人家,外面只要一星土地,就是留给花的。我经常去丰华小区、五河小区拍照,吸引我的就是围墙外的花儿。前不久,潘庄梨花节开幕,我看了梨花,又顺道去了五河小区。小区内都是连体两层小楼,错落有致,家家户户低矮透空的院墙外,都栽着花。此时,有金黄的迎春花,有粉红的海棠花、有洁白的玉兰花,还有蔷薇、月季……整个小区在花海之中,嗅一嗅,花香醉人。我掏出手机,拍了又拍,把花儿带回家,留在相册里。在一户围墙下,用黄色小木栅栏围成花园,格外显眼,我正蹲着寻找拍照角度,从敞开的院门里窜出雪白的小狗,对着我高一声低一声吠叫。女主人捧着饭碗跟着出来,笑着对我说:“没事,不咬人的。生人来了,它都这样。”我回:“它是怕我把你家的花拍走吧。”“喜欢,你就多拍点。花就是让人看的。”

想起早上散步路过朱奶奶家。她家在通榆河西,家东南两边都是路。家院是铁栅栏,栅栏爬满了蔷薇、紫藤。小院内,栽植着各种花草。春夏,绿树荫浓,一院幽香。院内建有凉亭,摆着石桌、石凳、石磨、石碾……赏心悦目,天然有趣。一日走过,朱奶奶见我隔着栅栏拍照,热情地把我引进小院:“进来,进来拍。我家这小院就是让人看的、坐的,隔壁邻居天天来坐,聊天,喝茶。”朱奶奶告诉我,之所以用镂空的铁栅栏当围墙,就是让路过的人好欣赏到院里的花草。

向阳路上的怡园小区也是我喜欢去的地方。那儿每家每户的门外和墙下、篱笆上都长着花儿。我送孙女上学路过,没事时也会沿路一家家看过去,嗅一嗅花香,拍几张美照。前日,看到一人站在一户门前,轻扣几声门,没听见里面回音,也没立即返回,而是站那儿饶有兴趣地欣赏门前的月季花。看着他一会儿低着头闻闻花香,一会儿又仰头望了望房顶上垂下的胖嘟嘟的紫藤花,我情不自禁地想起“如果你来访我,我不在,请和我门外的花儿坐一会儿”这句话。想必那人虽寻人不遇,却有遇花之欣然。

我也好想拥有这样一处小院,在院墙外种上花。花开了,让路过的人停下脚步,闻一闻花香,感受草木和光阴的美好。

人物素描

在他心里,那些金色的种子,那些碧绿的嫩芽,那些花儿似的蔬菜,就是他的孩子,就是他的梦想,就是他的生命!

沈留根的逐梦故事

□范爱华

西溪王家巷半途,是喻家豆腐坊。在喻家豆腐坊对面,有一伸向北面短短的呆巷,住着六七户人家,其中有个叫沈留根的男孩就住这里。

下午放学,校园铃声响后不久,呆巷口准时摆出一小摊,小摊上的商品并不丰富,甚至有点单调:糖果、萝卜、瓜子,再无其他。小摊旁放一小凳,小凳上坐一男孩,手里捧着书,在认真阅读。

从呆巷口经过的人,总要投来同情的眼光。这时,一位父亲领着儿子刚好从小摊经过,坐着看书的男孩马上起身招呼:“伯伯好!”坐在小凳上看书的男孩,出生后就没有父亲,是个遗腹子,取名“留根”,意为留下沈家之根。寡母靠替人家洗衣服、做针线活挣来的微薄收入拉扯他长大。留根体谅妈妈的辛苦,每天放学后在巷口摆个小摊,帮家里挣几个零花钱。

在学校,留根从不惹是生非,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。那时,学校年终奖励好学生,由王协顺油米厂王永豫老板赞助,购买图书文具;他手里有一本书,第一页写着:“奖给模范学生沈留根”,下面署名王永豫,盖西溪小学学校公章。这本书,沈留根一直留着。

从小,母亲就叮嘱他:“穷人家的孩子只有好好读书,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”他把母亲的话默默记在心里。每天晚上,他在煤油灯下,神情专注地研读、做题,有时,那盏灯一直亮到天明。初中毕业后,他因品学兼优,被保送至江苏省盐城中学读高中。几年后,那个在呆巷口摆摊的男孩沈留根,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京农业大学。他和王云英、王怀罗一样,是新中国成立初期,从王家巷走出的第一代大学生。

后来,沈留根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,被分配至上海农科院园艺研究所,从事蔬菜育种工作。上海是个大城市,人口逐年递增,要保证市民每天都能吃上新鲜蔬菜,谈何容易。

沈留根一头扎进实验室,运用所学知识,搞起蔬菜育种实验。在育种基地,总会有这么一个身影,他肩扛锄头,头戴草帽,身穿朴素的衣服,除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和笔,几乎与农民没有两样。常年风吹日晒,以至于来基地实习的学生也误认为他是普通农民,有时向他咨询田间问题,不叫老师而叫他:“大伯!大伯!”他就是蔬菜育种专家沈留根。这也让后来得知真相的学生唏嘘不已。

在蔬菜品种研究领域整整打拼了40多个春秋的沈留根,成功培育并大面积推广了10多个蔬菜新品种和蔬菜栽培技术。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蔬菜育种实验,他常说:“育种是一个不断逐梦的过程,在优中选优,永远没有终点,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。”在他心里,那些金色的种子,那些碧绿的嫩芽,那些花儿似的蔬菜,就是他的孩子,就是他的梦想,就是他的生命!

20世纪70年代初期,沈留根培育出无籽西瓜,名噪一时。当超市菜场、大街小巷,热销无籽西瓜时,谁会注意那个身着布衣、脚蹬布鞋,满身尘土,在人群中匆匆走过的农民模样的沈留根,这就是一位育种专家务实、简朴、低调的人生。

沈留根退休后,对人生颇多感慨,致信时任辽宁师范大学教授、研究生部主任王吉鹏先生说:“回顾我的人生,不能说是成功的,只是到现在感觉还是比较自在……对国家民族来说,个人的成败得失微不足道,国家民族的兴衰才是最要紧、最值得关注的。”一封薄薄的信笺,足见其宽广的胸襟,深长的家国情怀!

夏日将至,当你咬一口西瓜,清甜可口,慢慢品尝时,你可曾想起那无数个日夜,蹲在田边地头,培育和推广西瓜的蔬菜专家沈留根,以及他背后励志的故事。

留根,留下了沈留根培育的许多花色蔬菜之根,留下了无籽西瓜之根,更留下了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之根!

湖畔人家

□刘庆宝

俗话说,“明前螺,赛肥鹅”。经过一个冬天的滋养,清明前的螺蛳色青、壳薄、肉厚,尚未产籽,泥腥气小,鲜美可口,一口就能“嘬”出春天的味道。

我的家乡是水荡地区,湖河沟汊,纵横密布,水中孕育着无数螺蛳,水码头桩上、河沟岸边、湖边芦苇滩的牛脚塘里,俯拾皆是,大伙儿亲切地叫螺蛳为“螺螺”。记得儿时村里大多人家都穷,吃肉凭肉票,螺螺是解馋的最佳选择。老家捕螺螺的方法主要有趟、摸和张等,趟螺螺要站在行驶的船头,手持趟网子,向前一推一收,那是技巧加力气的活儿,是成年人的专利。我们毛头小伙拿手的就是摸螺螺和张螺螺。摸螺螺最简单,拎只小木盆,来到湖边芦苇滩的小沟头,脱掉鞋子,卷起裤筒,沿着岸边,双手伸进水底抚摸,一摸就是一把螺螺,转眼的工夫就能摸二三斤。最有趣的是张螺螺。星期日,从草堆上拽下一抱乱头子稻草,稻草中间包裹一块砖头,取一根丈把长的草绳,一头把稻草捆紧,扔下湖边的水里,草捆浸水后加上砖头的重量,很快沉入水底,草绳的另一头系在湖边的树桩上。这样的草捆投放两三个,一字摆开,每个间隔两丈远,形成阵势。第二天雄鸡打鸣时翻身下床,拎着小木桶来到湖边,拽起草绳,把草捆拽上岸,哇!草捆周身吸满了螺螺,一捆就能摘下一二斤。摘完后再扔下河里,放晚学又可以“摘”到螺螺。

把捕的螺螺拎回家,先剪去螺螺的尾巴,再放清水里养两三个小时,滴上两滴香油,让它将泥渣、泥污都吐掉,这样就可以做爆炒螺螺了。

母亲可是做爆炒螺螺的好手。母亲先往热锅热油里加葱、姜、蒜、干辣椒炒香,“嗞啦”一声,倒入螺蛳,再倒上家里做的豆瓣酱、撒上盐,大火翻炒。这时,厨房里传出螺壳与铁锅、铲子及油煎烧煮发出的声音,犹如一场音乐会,可谓是旋律优美,悦耳动听。不一会儿,螺螺起锅时,满屋飘香。

母亲拿出几只小碗,每个碗里盛半碗螺螺,让我端给邻居小伙伴。几个毛头小伙端着碗,站在大树下,用手抓起螺螺放进嘴里一个劲地“嘬”,一口一个螺螺,一嘬一吮,螺肉就和着汤汁流入嘴里,那时仿佛尝尽了人世间的鲜美。家里来了几位客人,母亲就露一手,炒上一盆螺螺放在桌子中间,父亲陪着客人喝一口村里大麦酿的酒,嘬一个螺螺。嘬声此起彼伏,或大或小,时断时续。再说些与螺螺无关的坊间传闻,半醒半醉,沉浸在螺螺鲜美的滋味中……

现在生活好了,人们对螺螺的鲜美仍情有独钟。在酒店或街头大排档中,仍然尝到它的美味。有朋友来访,我都点上一盘爆炒螺螺,朋友大呼:“太鲜了!太美了!”

现在,大纵湖白壳螺蛳华丽登场,身价暴涨。大纵湖水质优良清冽,白壳螺蛳又是生长在水草中,肉质紧实弹牙,味道鲜美,还有一种淡淡的甘甜和清香,让人品尝后难以忘怀。“红烧大纵湖白壳螺蛳”已被评为“江苏省百道乡土地标菜”,也成了前来旅游观光的游客必点之菜。

青螺螺、白螺螺,我不会忘记那记忆中的最美味道。

